



从源头 开始

SMG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SHANGHAI MEDIA GROUP

电视新闻中心
TV NEWS CENTER

上海辞书出版社

congyuantoukaishi



从源头 开始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SMG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电视新闻中心
TV NEWS CENTER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源头开始/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新闻中心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5326 - 2208 - 5

I. 从... II. 上... III. ①电视节目—简介—上海市②名人—生平事迹—世界 IV. G229.275.1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268 号

出 版 人 张晓敏
统 筹 上官消波

责任编辑 朱志凌
整体设计 东彦广告
视觉策划 陆素义
平面构成 李 景

从源头开始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 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208 - 5/D · 65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5043115



《从源头开始》编委会

主编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新闻中心
评论部《1/7》栏目

总策划 林罗华 袁 雷 朱 涛 谢 力
主编 田安莉 全 华 吴 茜
执行主编 陆天旗
编委 张 银 施 喆 孟立篷 吴晓东
编辑 王潇月 徐晓幸

目 录

[调查·故事]

苦涩黄昏恋 /002

“黄昏恋”里的老人们（张滢滢）/009

虐猫事件调查 /012

关注抑郁症 /017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24

心灵的“感冒”（季力）/026

情迷追星梦 /028

谁的悲哀（王炜）/033

全国牙防组认证风波 /036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陆天旗）/042

“亮菌甲素”假药事件追踪 /045

让事实更加清晰（王鹏）/050

状告父亲包二奶 /052

天鹅、电子琴和土金鱼（王潇月）/059

“网络第一案”启示录 /061

民意的负效应（吴晓东）/068

个旧灭门惨案 /071

如果我是李昌钰（燕晓英）/076

[新闻人物]

是是非非郭德纲 /080

特立独行李银河 /085

文化疲软的符号 /092

说说“说性的人”(陈天婷) /094

陈晓兰：打假医生 /096

尊敬谁，如何尊敬(陆熠欣) /101

“房产大炮”任志强 /104

朦胧食客(田翔) /110

朗朗：时代偶像 /113

李安：光环背后 /118

理想与现实 /122

本色的力量(任静) /124

易中天：为何如日中天 /126

释永信：新少林传奇 /132

我在易中天的书房 /137

忘却“生计”之忧(刘璐璐) /140

神秘富豪李春平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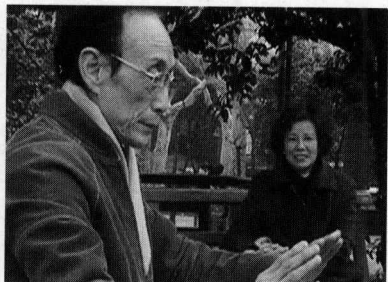
另一种人物(施喆) /148

谭盾：音乐“鬼才” /151

人物节目的样式发现和价值挖掘(陆天旗) /156

附录：2005-2007《1/7》节目索引 /159

调查·故事



编导：张滢滢

摄像：蒋金轮

录音：张沪新、沈汉村

后期制作：王岑峰、许峰

播出时间：2006-2-5

苦涩黄昏恋



早在1979年，上海就已在全国率先进入了老龄化城市。据有关部门统计，由于丧偶或离异，目前上海大概有65万老年人处于单身状态，其中有1/3的老人有再婚的意愿和需求，按照这个数据估算，上海大约有20万老人渴望再婚。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老人的晚年同样需要爱情和婚姻的滋润，需要用灿烂的阳光驱散孤独的阴霾。在上海的静安寺街道就有一个专门为单身老人牵线搭桥的交友平台——阳光单身沙龙。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记者结识了其中的两对老人。

结婚本来是一件再高兴不过的事，但最近家住巨鹿路的吴老先生自从和比她小24岁的施女士领了结婚证后，却烦恼不断。同样感到困惑的还有刚刚相识了两个月就准备一起生活的裘先生和吴女士，他们至今都没有想好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巧的是，两对老人都相识于静安寺街道的阳光单身沙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专为老年人牵线搭桥的沙龙里的故事。

“觉得非常苦闷，特别是晚上，我总是想到我太太，结婚44年，到现在晚上静下来，我总要出眼泪，掉了一样东西也要哭呢，毕竟44年了，现在女儿这样对我，我很伤心的。”吴老伯泪流满面地说。

吴老伯今年76岁了，他和施女士上个月26日才刚刚领了结婚证。按理说，蜜月中的新人是最甜蜜不过的，但今天两位老人却黯然神伤。他们又一次来到了他们曾经相识相恋的地方——静安寺街道老年阳



开始了前途莫测的黄昏之恋

光单身沙龙，向这里的负责人述说心中的苦闷。

事情要回到5年前的这个时候，吴老伯的老伴不幸因患胃癌去世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过了没多久，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吴老伯就开始了漫长的征婚旅程。

吴仁迪回忆道：“我是2001年5月份开始找老伴的，那时候我前妻过世

才4个多月。我生活能力很差嘛，从小家里条件还可以，我们浙江宁波人，母亲对男孩子要求是不要做事情的，家务不用做。另外我结婚以后，我爱人也是受罪的，男人做不好事情，也是不要我做的。”

妻子的过世使得原本养尊处优的吴老伯生活一下子乱了套，家里乱成一团不说，就连原本最简单不过的吃饭问题也顿时成了他生活中的头等难事。“我一个人就外面吃吃啊，吃大饼，吃冷面啊，没有依靠了，吃到哪里是到哪里了，而且我这个人很节约的，大吃大喝我也不舍得，这种小饭店啊，五元十元吃一顿。”

每天，吴老伯都要从他在三楼的家里摸着楼梯一步一步地慢慢蹭到底楼，然后穿过车流不断的几条马路，到一家便宜的小饭店里去买饭菜。由于担心小店的碗筷不干净，讲究的老吴总是自带着饭盒。

老吴曾经考虑过请个保姆来帮忙解决吃饭问题，但一来他舍不得花这些钱，二来精神上的孤寂也是请保姆解决不了的。如果说妻子的过世对吴老伯生活上的影响是明显的话，那么，吴老伯的心灵上的孤独与寂寞恐怕就是别人难以感受到的了。离开了妻子的陪伴，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吴老伯说：“他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每一天的24个小时。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她这样走了，我这么苦啊，现在我一个人了，心里不舒服，要哭出来了。那我也想家，我母亲在，那我也好了，再说我母亲也过世了，活到70多岁了要吃苦了，年青的时候很好的。”

生活的不便和精神的孤寂，使得吴老伯加快了给自己找个妻子的步伐。他在《老年报》上登了征婚广告，又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老年交友俱乐部。即便这样，他还不断托人



给自己介绍女友，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我这个人与外面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啊，襄阳公园里的人也给我介绍啊，还有股票市场的以及总工会婚介所也给我介绍啊。”李老伯说道。

5年来，吴老伯前前后后相了一百多次亲，但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直到去年，阳光沙龙里的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施女士。

吴老伯说：“我说我倒运气蛮好的啊，身体也蛮好的，家里嘛房子也有的，我有一点积蓄的。她说你年纪倒蛮轻的哦。我想，哎，她关心我的家里情况了，倒有点意思了。我就抄电话了，大家就联系了。”

记者问道：“她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吴老伯倒也爽快，他回答说：“我现在最困难最需要的，就是有人烧饭烧点菜给我吃吃，我说你肯帮我忙吗？她说好的，那么就10月份开始，我就叫她帮忙了，她每个礼拜给我烧二次，我去拿，拿了以后我很开心，我想以后有饭吃了，有饭吃了。”

施阿姨今年52岁，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离异后，她就一人把儿子含辛茹苦地拉扯长大，直到几年前，儿子成家之后。施阿姨才开始考虑重新给自己组织一个家庭。

施阿姨一谈起她以前的生活，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说：“我想到以前的事情我要哭的，我以前是很苦很苦的，一个人很孤独不要去说，在社会上议论很难听的，因为离婚的女人被人家很看不起的，社会上压力很大的。如果家里要是碰到点什么事情，好像人家觉得你这样，都欺侮你。”然而，老吴和施阿姨毕竟有着24岁的年龄差距，两人走到一起并不是很顺利。

施阿姨说：“我考虑了好长时间才接受了他，因为社会上面那个舆论毕竟岁数差那么多，肯定有种想法的，肯定是我向着他的经济。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家里的条件本身还是可以的，不是挺好吧，一般过得去的。我有二套房子，一套是一室一厅，一套是二室一厅，打动我心的是他看上去不像人家好虚伪。虚伪的人我不喜欢，虽然他岁数大，但还是他比人家年轻的人实惠。”

有了施阿姨的陪伴后，老吴的日子从此不再寂寞。不仅吃饭有了保障，而且平日里连散散步，打打拳也有了人作陪。身体不适了，身边也有了个知冷知热的人关



心。他们还兴趣盎然地参加了沙龙组织的各种旅游观光活动，生活又重新变得多姿多彩起来。而不在一起的时候，两人的电话也是一“打”就难以放下，吴老伯说和施阿姨的恋爱让他觉得时间过得总是那么的快，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尽管如此，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后，依然会到阳光沙龙去会会老朋友。

今年66岁的裘林须和52岁的吴巧玲是在阳光沙龙里走到一起的又一对老人。说起这段缘分，女主人公落落大方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吴巧玲说：“11月29日，他就请我跳舞了，我也很大方。”

裘林须也很激动地说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我是对她有感觉的，但是我就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欢我，但是她说她跳三步还可以，我就知道她对我是有感觉的。后来我又请她跳第二个舞，当时就塞了一张纸条给她。”

老裘告诉我们，塞纸条是他独创的交友方式。老人们的交友往往首先就是了解双方的基本情况，以尽快对号入座，直奔主题。但碍于自己不好意思自我介绍，因此他的身边总是备着这样的纸条，见到中意的女性，就塞给他们。

吴巧玲说：“纸条上写着他的电话，他的身高，身体状况，两个女儿结婚，两室一厅，工资收入1100元。”

吴巧玲曾经有过两段婚姻，离婚后，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的她一直渴望身边有个坚强的肩膀可以依靠。老裘丧偶后，也一直在寻找可以说说话的人。两人的恋情发展得很顺利。平日里，喜欢跳舞的老裘就经常教吴巧玲跳舞，各自都觉得重新又找回了生活的重心。

不过阳光沙龙依然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这里，每个周六的下午都有数百名像他们一样的单身老人从全市各地赶到沙龙里参加交友活动。从2003年成立以来，目前这里已经有了400多名老年会员。

柏万青，静安寺街道老年协会秘书长，她是阳光单身沙龙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她说：“当时是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请我做节目，就是《再婚的困惑》。我就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后发现，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当中，单身占1/4。其中包括丧偶的、离异的、终身未嫁、终身未娶的。那么我就发现他们可能经济上的困难，不是主要矛盾，关键就是情感方面、精神方面，很可怜，所以才办了这个阳光单身沙龙。”

阳光沙龙成立3年以来，尽管有不少老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但是真正走进婚姻殿堂的却很少。即使勇敢结婚了的，也是烦恼不断。眼下，柏万青正为老吴和施阿姨的事烦心。当初，两位老人就曾结不结婚产生过不同的意见。

施阿姨认为：“结婚证书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领了证以后就受到法律保证，说明我这个不是跟你在开玩笑。他呢，考虑自己岁数大，等了几年以后，他更老了，我还没有老，要甩掉他。我说我假如要玩的话，我就跟年轻人玩，没有必要跟你70多岁的人



玩，我现在就是要实实在在过日子的。”

尽管一直明确表态，不愿意同居，但施阿姨怎么也没有想到，最终的领证会来得那么突然。

施阿姨说：“25日晚上他出去玩，玩了以后回来，他女儿在家里等他，跟他闹。”闹了以后，他好生气地打电话给我。

吴老伯说：“我说女儿对我不好，我说你可以马上过来吗，安慰安慰我。她就马上到我家里来，安慰安慰我，那我就心里很感动，我有困难，你不是推开我，你是帮助我，我心里能感到的，我决定以后，我说我们登记去，她说好的。”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高高兴兴地就去了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吴老伯说：“领完证我心定了，今后起有人撑我腰了，能够安慰我了，我就开心了。我说有你在，我们互相能照顾照顾，我信心足了，她也很高兴，我们一路走走走，走回来。”

可是，老吴的新郎官才高兴地当了没几天，一个星期后的晚上，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

吴老伯回忆说：“就是4日，我的两个女婿、女儿来了。我对他们讲，我们已经登记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经结婚了就绝对反对嘛，就找她妈妈啊，意思好像你空麻袋背米了，来拿东西了，来拿财产了，好像这种人嘛是小地方出来的，认为她的打扮很一般的嘛，总是出身不好的，没感情的，完全是看中我的钱。”

当时施阿姨感到很委屈，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她都没有为自己辩解。

但是，这一次的不愉快多多少少都给这对新婚夫妇蒙上了阴影。这一天，夫妻俩在阳光沙龙里的朋友得知了情况后，就前来看望两人。大家都劝两位老人，找子女来好好谈一谈。

施阿姨的一位老朋友说：“我们持怀疑的态度，她一开始是比较同情他的。我们也讲过她，你自己条件很好，为什么要找个大自己这么多的。那她把她的情况谈一谈，

吴老伯子女的不理解和反对让施女士黯然神伤



那个好苦闷

我也觉得确实一旦两个人有了感情，有了共同语言，年龄确实不是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比较羡慕他，所以昨天这个事情确实我们没有想到。饭桌上大家知道后都为他们难过，并且为他们难过的同时，也为自己难过。因为我们到沙龙去应该说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大家也对自己以后的这个选择也产生了怀疑，到底这条路该怎么走。”

老裘和吴阿姨也是困惑中的一对。认识一个月后，老裘每逢周末就到吴阿姨家来。

说起领结婚证书这件事的时候，吴阿姨说：“老裘说了，老年人现在不开这个证书很多很多的，先在一起过，磨合一下。我是有点失落，有点想法的。我说是不是真心对我，真心爱我，毕竟住在我这边，我也考虑影响。因为楼上楼下，人家跑来，你们两个人不开结婚证书就同居了，也有点说法了。但是他有顾虑的，因为他两个女儿大概不能够接受嘛。”

老裘的孩子们几年前都已成家。那么，丧偶后的老裘为什么对再婚还有那么多的顾虑呢？

老裘说：“我小女儿当时跟我讲，老爸老爸外面骗婚的很多，你如果要想找人的话，两个人如果在一起，同居住在一起，我们不反对。如果两个人你要办结婚手续的话，最后要办一个财产公证。因为我的女儿想，爸爸这样跟人家年纪这么轻的人在一起，两个人肯定把我爸爸的钱、积蓄都用光的话，人家就会把他一脚一踢，就不要他了。”

即使这样，吴阿姨还是带了老裘去见了自己的父母，两位老人也大度地认可了这个未过门的女婿。不过，对于老裘来说，要和吴阿姨结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施阿姨很无奈地告诉记者：“老裘这样说，家里暂时不要去，因为他的女儿不怎么赞成他谈朋友。我就跟我小女儿讲了，你如果能够同意的话，我跟你吴阿姨，跟你们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小孩见见面。见面的话，吴阿姨你们两个小孩叫一声外婆的话，她还可能给你们见面费吧。后来我小女儿也没有给我回信，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她们两个一下子还不能接受，我不讲算了。”

老裘的耳朵不太好，每个星期都要到医院打活血化淤的吊针。他说，自从有了吴阿姨的陪伴，就再也不用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告诉我们，等到春天的时候，他还是要向亲朋好友宣布他和吴阿姨正式开始共同生活。

老裘说：“我们现在先住在一起，过了冬天到春天，天暖和一点以后，把你的亲戚朋友，我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朋友请来吃一顿，大家意思意思。到时候会邀请你的女儿来出席吗，用不着跟我女儿讲。”

而在阳光沙龙里，更多的老人们还在为找个老伴苦苦寻觅。据有关部门统计，由于丧偶或离异，目前上海大概有65万老年人处于单身状态，其中有1/3的老人有再婚的意愿和需求，按照这个数据估算，上海大约有20万老人渴望再婚。



一位老人坦言说：“我们知道这里是静安寺街道举办的单身沙龙，到这里来。但是找到情投意合的老伴呢，是很难很难的。再婚是很难的，为什么说再婚很难呢？因为牵涉到双方都有子女，双方子女，有的子女是很支持的，有的子女他不理解我们。”在老人看来，子女不支持的主要原因就是财产，她说：“这个要牵涉好多的问题，你如果原来是离异的，那他婚姻失败了，再想找，前面的什么挫折，阴影总归在；如果是丧偶的，他前面夫妻感情在，作为后面要跟前面比较的，所以讲很难的。因为大家年纪大了，他都定型了，相互适应要有一个过程，相互包容，这很要时间的。就像我们上海人所说的，又不是织绒线衫，结了拆、拆了再结，毕竟不是儿戏呀。好像心理障碍有点胆怯，再说自己都是做长辈的人了，总归做个榜样给小辈看。如果自己找到另一半不怎么称心的，然后又分手了，那小孩会认为你做父母的，好像表率作用不是很好的那种。”

正是由于各方面的阻力，阳光沙龙成立3年来，尽管走到一起的老人占了总数的1/3，但真正能够牵手的却是屈指可数。而据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离婚老人中的六成都是再婚的老人。

一位做民政工作的同志建议说：“社会要对单身的群体，多给予宽容、理解、支持，子女更要把这些父母的再婚，当作自己孝敬父母的一个措施。他能够到这个单身阳光沙龙，我认为已经是迈出了一步。还有很多连单身阳光沙龙都不愿意来的，偷偷地在家里过痛苦的、孤独的、苦闷的这种日子的。”



[编导手记]

“黄昏恋”里的老人们

张滢滢（编导、出镜记者）

都说要打动人，首先要打动自己。作为记者，每个采访过的故事里，主人公的命运也许都会在当时让我很有些感怀，但大多节目做完了也就做完了。因为职业使然，记者这份工作让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停留在一个节目上太久，你必须寻找新的故事，重新投入，感动自己，然后感动别人。但有时也有意外，《苦涩黄昏恋》中的主人公就一直让我牵肠挂肚。

200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下午，因为栏目组要拍年终回访，我又一次来到了静安区静安寺街道老年阳光沙龙。相隔近一年，我再一次见到了吴老伯，然而坐在他身边的并不是去年这个时候和他刚结婚的施女士。吴老伯说，如今他已恢复了单身，和施女士的姻缘早在婚后4个月就结束了。

说起这一段失败的黄昏恋，老吴和我交谈了足足半个多小时，动情之处几次落泪，然而最终还是谢绝了我们的正式采访，因为他不愿意在镜头前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回想起和老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初，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也是在老年阳光沙龙里的老吴却红光满面，意气风发。因为那时，76岁的他刚和比自己小24岁的施女士办理了结婚，正沉浸在蜜月的幸福中。还记得老吴那时像孩子般地对我说：“今后有人撑我腰了，能够安慰我了，我就开心了。”而坐在一旁虽人到中年，但仍一脸娇羞的施女士则对我说：“我的想象当中应该两个人搞得开开心心，度过我们自己的晚年。”

原来，老吴早年丧偶，辛辛苦苦把两个女儿拉扯大之后，却发现自己



老来无伴，寂寞孤苦。于是，便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安度晚年。离婚多年的施阿姨也是单身多年，好不容易等到自己的儿子成家立业之后，才开始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不料两位老人的交往却遭到了老吴子女的一致反对，最严重时，110 民警竟然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一气之下，耿直的老吴干脆瞒着女儿和施女士去领了结婚证。婚后的生活，甜蜜恩爱。

然而造化弄人，这段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年底的这次见面，老吴告诉我因为家庭纠纷不断升级，老吴和自己的子女因为财产问题两次对簿公堂。由于子女干涉太多，最终老吴和施女士还是在 2006 年 4 月办理了离婚。爱人的离去，更加剧了内心的寂寞，在离婚 4 个月后，一直乐观开朗的他竟然得了抑郁症，几度想要自杀。

老吴的痛苦经历让我不免唏嘘感叹：婚前的恋爱已经那么难，好不容易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走到了一起，却依然甩不开那么多重压。也许没有人能完全超脱于物外，但背负着沉重翅膀的感情却肯定始终轻盈不起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堪一击。

在阳光沙龙，我惦念的除了老吴和施阿姨外，还有另一对老人——66 岁的老裘和 52 岁的吴阿姨。他们也是在阳光沙龙里走到一起的。节目拍摄时，老裘住在吴阿姨家中。因为老裘女儿的反反对，两人迟迟没有结婚。而对于老裘不结婚的态度，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依然能感受得到：吴阿姨的心里有点“疙瘩”。

一年过去了，徘徊在围城之外的老裘和吴阿姨结婚了没有呢？原本答应和我们见面的两位老人最终还是失约了。倒是老年阳光沙龙的负责人柏万青告诉我，老裘和吴阿姨感情很好，但最终还是在婚姻的圣殿前止住了脚步，过起了无奈的“走婚”生活。可能这就是他们不愿面对我们的“原因”。

当我问柏万青，“走婚”在老年人中是不是很盛行时，她的回答居然是，还不算盛行，老年人当中盛行的是同居。同居好就好，不好就走。因为考虑打了结婚证以后，好像麻烦的事更多。老裘他家里有一些家产，那么吴巧玲也有一点家产，他们认为还是这样比较好。

我只能无语。

目前，由于丧偶或离异，上海大概有 65 万老年人处于单身状态，其中有 1/3 的老人有再婚的意愿和需求，等于说上海约有 20 万老人渴望再婚。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黄昏恋”变得这般苦涩。“黄昏恋”后的老人们留下的似乎